

明清筆記叢書

書影

〔清〕周亮工著



九
社

22.25
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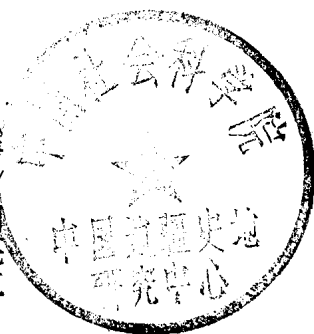
明清筆記叢書

書



影

(十卷本)



〔清〕周亮工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124 / 180/p

明清筆記叢書

書 影

(十卷本)

〔清〕周亮工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長沙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9.875 字數 210,000

1981年7月新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3,600

統一書號: 10186·302 定價: (六)0.94 元

出版說明

《書影》（十卷本），是周亮工在獄中記敘生平所學、所聞、所見的札記。雖然其中有不少迂腐之見、無根之談和封建道德教訓，但因它有更多的評詩賦、論文風、談藝壇掌故、述文人軼事的篇什，而且所涉之廣，又遍及小說、劇曲、音樂、繪畫諸方面，不惟可資多識，並且提供了許多文學、史學研究上的資料，所以一向爲學人所重，每資引證。魯迅在《小說舊聞鈔》中曾對此書有所摘引，即是一例。

周亮工（一六一二——一六七二），明末清初人。字元亮，一字滅齋，號櫟園，學者又稱之曰櫟下先生，河南祥符（今開封市）人。明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舉進士，官御史；明亡，南奔歸福王；清兵下江南，又降清，官至福建左布政使，戶部右侍郎；因嫌被劾入獄，旋得釋放，起用爲江安糧道；又因事擬了絞罪，遇赦獲免，不久便病死。他雖然封建正統觀念和道學氣很重，但由於沾染晚明文士風習，還頗存放達跌宕的餘緒，加以治學很淹博，交遊遍大江南北，見聞益多，尤熱心於著作和刻書事業。生平著述有《賴古堂文集》、《詩集》、《印人傳》、《讀畫錄》、《閩小記》、《同書》等十餘種，又編選刻印了許多同時代人的作品，起了廣泛的影響。其著作原來大部分被收入《四庫全書》，乾隆五十二年復查《四庫全書》時，因爲他的《讀畫錄》中載有「人皆漢魏上，花亦義熙餘」的詩句，視爲「語涉違礙」，奏請查燬，竟連他的其他著作如《閩小記》、《印人傳》、《同書》和這本《書影》也一起查燬了，因此

流傳不廣。

《書影》於一九五八年九月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據雍正懷德堂刻賴古堂原本排印；爲便于讀者參考，書前還附了《四庫全書》復查前的關於本書的提要。現以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排印本爲基礎，重新校訂出版，列入《明清筆記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三月

四庫抽燬書提要稿

書影十卷

國朝周亮工撰。是編乃其官戶部侍郎緣事逮繫時追憶平生見聞而作。因闔扉之中無可檢閱，故取『老人讀書祇存影子』之語，以《書影》爲名。其中如元祐黨籍本只七十八人，餘者皆出附益，本費袞《梁溪漫志》之說，而引陳玉璫跋；姚祐讀《易》誤用麻沙刻本，以釜爲金，本方勺《泊宅編》之說，而引朱國禎《湧幢小品》；米元章《無李論》，見所作《畫史》，而引湯垕《畫鑒》；邱報出孟榮《本事詩》，而稱始於蔡京；皆援引不得原本。又如子貢說杜樹事，明載今本《博物志》第八卷，而云今本不載；日月交食本有定限，而力主有物食之；二說皆考證未能精賅。至於韓信之後爲韋士官，本明張燧《千百年眼》之虛談，而信爲實事；陶宗儀《說郛》本一百卷，孫作《滄螺集》中有宗儀小傳可考，二人契友，必無舛誤，乃云南曲老寇四家有《說郛》全部，凡四大櫥；皆傳聞不得其實。至揚雄仕於王莽，更無疑義，而雜摘浮詞，曲爲之辨；艾南英以鄉曲之私，偏袒嚴嵩，強爲辨白，而以惡王世貞之故，特存其說；何心隱巨姦大猾，誅死本當其罪，而力稱其枉；王柏《詩疑》刪改聖經，至爲妄誕，而反以爲是，尤爲顛倒是非。然自此十餘條外，大抵

記述典瞻，議論平允，遺聞舊事，頗足以爲文獻之徵；在近代說部之中，固爲瑕不掩瑜者矣。乾隆四十九年二月恭校上。

書影序

史稱劉穆之決斷如流，目覽、手裁、耳聽、口答，五官並用，靡不瞻舉。予初心疑之，以爲世安有若人，徒虛語耳。及從樸園先生遊，始信人之才分相越，真非意量所及，媿予猶榆枋之見也。先生言妙天下，文章風雅，冠絕當時；學者尊之若泰山，歸之若百川之赴海。予束髮受書時，已讀先生之文，震先生之名，不啻蘇軾見時之於韓、范、富、歐陽也；徒以不獲游其門爲恨。今來金陵，始得執贄相與，素心晨夕而益歎先生之不可及也。江南機務旁午，文書紛紛，几案日盈數尺，強半米鹽凌雜，人格格不能通者，先生觸目，洞中機要，剖決若神，風行電掣，倏忽立盡。四方郵問日至，殊苦酬贈，先生應時裁答，靡有倦容。或索詩及古文辭，揮毫輒就，文不加點而辭采爛然。朝夕一編，手批口哦，窮年矻矻，唯以著述爲事。嗚呼，偉矣！今士大夫既登仕版，便謝去藝文，日不暇給；間或寄情風雅，吏事不無廢閣，兩者恆不能相兼。先生於簿書鞅掌中，獨能縱橫百家，含英咀華，無吏事之勞，而偏得文章之樂，其才不有大過人者乎！先生所著書甚富，半已懸諸國門；茲復有《書影》之刻。《書影》者，先生請室中所爲作也。先生樂天知命，不以得喪撓其心胸，汲汲乎名山是問；與玉門之演《易》、潁川之受《尚書》何以異！顧予竊有感焉：太史公作《史記》，中多憤懣，一篇之中，時時見意，論者謂其學道未深；先生當是時，較之太史公，其安危相去徑庭，使他人當此，必書寫其牢騷不平之感，先

生澹然，絕無幾微之形於筆墨，其勝古人遠矣。今試取其書讀之，凡古今來未聞未見、可法可傳者，靡不博稽而幽討，陸離光怪，莫可端倪；然其大指在乎正人心、維名教、感人之性情、益人之神智、長人之學問，非徒張華《博物》，干寶《搜神》，但矜詭異爲也。顧先生退然不敢自居，取昔人所云老年人讀書、僅存書影子於胸之義，故名曰影。不知深入其阻，固已取書之神與髓，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矣。集成，先生語予曰：『子曷爲我序之。』予烏足以序先生，姑識其景服乎先生者如此。康熙六年歲次丁未季夏，山陰後學姜承烈頓首撰。

書影序

識古人事易，論古難；論古人事易，論今事難。古人往矣，不盡讀其書，不能知也；盡讀其書而辭有異同，傳有疑信，文有燕郢帝虎之譌雜，奚從而辨之？此不存其學，存其識也。至今人之事，其散軼者既不能如古人之備，有其書而其異同難信之跡，出於道路之沿襲，與夫門戶意見之私阿互訖者，其淆謬視古益甚；吾既取而論斷之，而天下後世之責，將在於吾，可聽其荒略失據與以私臆袒而左右之乎！此又不獨存乎其識，存其所學之道。識不足駕古人之上，即不免爲古人所欺；道不足以折古今之至當而定其指歸，即學與識皆足佐我之眩亂馳騁，而有以駁益舛之患，欲以成一家之言，難矣。夫以一人之心目，網羅千百世之逸事微言於瑣組雜綴之中，皆不失乎羽經翼傳之意，書若是，可以傳矣。吾求之世，未數數然也。往讀櫟園《同書》，難其連類廣而取裁約，所資於來學不小也；近復得其《恕老堂書影》若干卷，其類益侈而裁益密，其例無所專屬，要於文之瑰奇無不收，理之疑殆無不析，說之荒唐牴牾無不正，至於事繫人心，義關名教，挖揚反覆，意尤摯焉。甚矣，櫟園之書之合乎道也！夫文鼠之異，彭猴之怪，終軍、陸敬叔識之；魯襄之鑄鼎，新莽之威斗，釋道安、何承天辨之。古之洽聞強識，不謂無人，而成書者少。茂先《博物》之志，景純《山海》之經成書矣，然《齊諧》志怪之屬，於世無益也。王充著《論衡》十餘萬言，蔡中郎至祕之帳中，辨析雖詳，而龐隤不免；劉子玄《史

通一書，可云獨抒所見，然中所援據，多汲冢瑣語之類，雖非無益於世，所學未醇也。近世淹雅之儒，無如楊升菴、王弼州，升菴癖異聞而義時傷鑿，弼州熟掌故而指閒入偏。其他詹言曲說，淺淺瑣瑣，又無譏焉。豈非廣摭者病易誣，獨斷者失多僻，論古事既苦其見之不實，論今事又患其見之不虛乎。豈不難哉！豈不難哉！櫟園是書，其殆庶幾也。由其博綜以觀其學，由其精核以觀其識，由其指歸之醇，折衷之當，以觀其道。近代來書之成一家言而可傳者，必於是也。櫟園天才絕世，其詩文皆卓然大家，卽以雜著，此其劍首一映耳，而富如此！然又成之請室之因樹屋中，他人之黯慘喪魄者，櫟園遇之皆其筆墨沉酣之助。昔馬遷困蠶室而《史記》成，虞卿棄相印而《春秋》出，古之著書立言者往往得之憂患；櫟園罹非意而成是書，櫟園之書成而事大白，是書之益乃在天下來世。嗚呼，豈偶然哉！吁江年社弟徐芳拜手書。

書影序

臯嘗上下千百年間，見古人卷帙繁浩，頗不以此自困詘。每謂雄奇奧祕，可以抒理解而安性情者，古文中不過數十家。其餘佐人聞見，得從泛覽流觀，盡其勝者，多不過百數十家，廣及數百家而止。而至於雜家瑣碎，往往不耐蒐討，雖強爲涉目，亦終不及領其旨趣，繙未數葉，輒厭置之不少惜。至誌林說部之篇，見有雷同傳會，牽拘文義，相爲聚訟不止者，則爲頭岑岑痛，領古人請用從火之言爲極快。而於櫟園周先生《書影》一集，則不能不撫几歎絕也。櫟園先生目空千古，持論之嚴，於昔人著述，不輕許，不翹與予同，而兼採博涉，雖繁蕪之言，不憚從千百中茹其一二，如揚粃糠而得嘉粟，披砂礫而獲良金；間有紕繆，經其搜摘，則亦莫不有精旨可思，適於道妙。歲在庚子，從請室中歷溯生平聞見，加以折衷，詮次成編；一時見者，以爲可資談助，廣異苑，而臯獨以此博物之紀，而明道之書也。夫至理之在天地，不名一類，而未始遺一跡；故經雅宏訓，恆昭昭婦姑笄帚間，而桐華虹見之微，卽深明化事之終始。誠於是書而求之，可以啓人疑情，可以資人冥悟，直使作者當日字字歸於無有，而一以縣解爲大通。使古人之著述盡若斯也，予將窮年盡氣以恣探之不暇，又何至有廢卷之歎乎！歷稽古之以述作名家者，王充《論衡》之編，蔡邕《獨斷》之著，皆輯自燕閒，從容鉛槧；而下蠶室而成書，如漢代子長，率多寫其憤激不平之槩。惟櫟園先生以安閒出之，難以談諧，半皆風趣，若不

知身在銀鐙響答間者。其神全者其天定，鬼神不得而禍之也。又先生所著《賴古堂詩》，其成自請室者，皆感動人天，一時驚歎未有。跡先生生平，功名多顯於戎馬倥傯時，而文章則盛之乎析楊禍變之際；蓋其人之自負磊落者，天恆不欲以逸豫穉其材；而磨勵於艱難百折中者，必有非常之觀，以卓犖古今而不敵也。阜觀先生居官勤敏，綜束吏民無遺慮；簿書之餘，偶有暇刻，即手一編不輟。甚至參拜大僚，酬訪賓客，坐輿幙中往來，市肆雜沓，猶以哀然十數卷自隨；歸語同人，輒能舉其詳曲，雖甚久遠，偶晰一字之疑，引據證明，必指其出何書，載何卷，以及行墨之次第，簡牘當命，掌記依檢，應手而出，不差累黍。而阜讀書疎略，隨即健忘，偶有所得，止能粗識大意；至有詢其姓名而茫然不復記憶者。人之度量，相越千百倍蓰而無算，固有如是之不爽也。其獲成是書，爲一代奇觀，豈偶然也哉！而先生顧顏以《書影》，雖先生自道之詞爾爾，乃其欲讀者因表測日，緣鑑窺形，是書之傳神，固在阿堵中也。雖然，先生所著古文詞，起衰救敝，尤爲當今第一，以不肯輕出示世，世尙未得觀其全。然觀是書網羅之博，採擇之精，文筆之高古，亦可以想其概矣。於《書影》之告成事也，因書之以爲序。高阜頓首題。

書影序

夫《齊諧》者，志怪者也；《書影》者，志信者也。志怪者爲存人耳目之所未經；志信者爲存己耳目之所已經，以發人耳目之所未經，則樂園先生之書可以傳矣。或曰：讀書者務在精熟，賈山涉獵，遂不得爲醇儒；至一生聞見，或師友之口義，或父老之傳說，小落影響，則疑而當闕，『影』之義何居乎？余曰：影者形之微，而神之著者也。月麗於上，山河大地麗於下，影入於月而有象；蓋天澤氣通，而其中之幻渺難名、澹涵莫盡者，形微神著，故相摩而成文，此造物者之善於用虛者也。書以『影』名，此先生之善於用虛，而實天下之腹者也。世人胸中有疑難事，便格格而不能忘，及至可忘，則竟忘之矣。讀書亦然，雖博聞強記，或一行作吏，久廢誦習，則向之所存焉者寡矣。及至可忘竟忘之，影也云乎哉。至若一卷未終，恍已迷其姓氏；數行纔過，已不辨其偏旁；鹵莽而耕之，其實自以鹵莽而報之。偶逢問難，則如墜雲霧；苦行思索，則邈若山河；止向人作大家兒笑耳。人能既其影而存之，以至成書，每一展觀，如見爲兒嬉戲時物，如逢數十年相別友生，未有不躊躇眷戀，以至感而悲，悲而喜且交併者也。抑先生爲是書時在請室，尤爲人所難。昔蘇文忠公被讒繫獄，神宗使人夜聽之，謂必展轉不寐；及至，則鼻息如雷，知其胸中無事，乃赦之。張無垢晚年謫橫浦，其寢室有短窗，每日抱書立窗下讀；泊北歸，窗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先生能於患難之際，神氣恬然，著書不輟，

書

影

八

殆文忠、無垢之儔歟！余受讀之，實余腹矣。意欲時時具少酒脯，以酌此書，率而飲之，斗酒不足多也。年家治寅弟杜濬頓首拜撰。

書影序

古今四部載籍，惟說家獨擅諸部之勝；見於《崇文》諸目者，幾半羣籍。予束髮受書，性喜流覽，先人遺書數萬卷，爲說類者不啻五之一。文酒之餘，從硯北抽架上所藏，如昔人《寶退》、《菽園》、《餘冬》、《筆塵》諸錄，亦未始不彬彬然；開卷無幾，輒思掩去。是蓋有故：作者聞見未廣，則每以陳夙爲新妍；記述無章，又常以紛紜爲博洽。下此而《齊諧》志怪，瑣語叢談，上之無當於身心，次亦何關於問學，卽汗牛充棟，亦書肆說鈴耳，於立言之義謂何！此其中求其能翼經詮史，明道垂教，檢束身心，開發神智，標新領異，引人入勝者，蓋未之有也。惟宋王伯厚《困學紀聞》一書，採摭前記，發抒心得，頗有可觀；然猶憾其盱衡往籍，而缺略新聞，間亦有標舉之誤者。千慮一失，賢者不免，則信矣著書之難也。櫟翁先生天挺異質，昔人所謂十行俱下，過目不忘者，庶幾近之。故於載籍無所不覩，且文心靈異，筆能鏤空，默識通微，精能抉髓，目之所過，手之所及，方圭員璧，隨遇而成。其所著《書影》一編，予嘗得而讀之，如入武庫之中，五兵縱橫，無所不有。廣而扶輿所磅礴，近而日用所服習，遠而千載之寥渺，邇而聞見之親切，大而經綸世業之理，微而飛潛動植之情，無不就所觀所記，筆而著之。於事之承訛襲舛者，則正其謬戾；於人之闡汶無章者，則發其幽光。以至夫古人深衷苦志，或未白於當時及不諒於身後者，無不爲之抉摘而表彰之，闡揚之；信乎可以翼經，可以詮史，可以明道。

而垂教；使讀之者有置身名檢之思，有恢弘智意之益。手之而惟恐其易盡，盡之而但覺其可思。誠譚苑之醍醐，而說林之瓊寶也。又豈《困學》諸書所可同日而語哉！先生是書之成，方在因樹屋中，正先生貞固蒙難之日，而猶且丹鉛不輟，抽腹笥而成此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先生惟樂天故能著書，亦惟著書益見其知命。昔吾家次公陔冬從夏侯博士受《尚書》，楊文定溥亦於非所日誦五經，其後登朝執政，功業赫赫，皆彼中所讀書也。先生當雨雪漉漉之時，而天慈見睨，復念舊德而柄用之；行且登庸作輔，如次公、文定當年。吾知必盡發揮其生平所學，見之於天下，其所謂明道立教者，將堯舜君民，而以知覺開其先，可垂之爲經，載之於史，又不特翼之、詮之而已也。昔人言三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先生之不朽備矣，又豈僅一著書立言已哉！門人黃虞稷謹譔。

近日說部書雖多，而四方文人學士，獨思慕先君子《書影》，欲期一見而不可得。先君子著述十餘種，是書則於請室中將平生所睹記有關於世道、人心、文章、政事，以及山川、人物、草木、蟲魚，可助見聞者，皆隨筆記出成帙，是時歲在己亥。予小子年方七歲，諸兄弟亦皆幼小，棲息白下；朝夕與先君子周旋吟咏無間者，獨黃山吳君冠五，諱宗信，多才思，尙氣節，有古人風，卽書所列屯溪螺隱先生是也。辛丑，先君子事白復職，出爲江南督糧大參；丁未之冬，刻是書於金陵。又五年辛亥，一夕，忽取《賴古堂文集》、《詩集》、《印人傳》、《讀畫錄》、《閩小紀》、《字觸》、賴古堂百種藏書，並《書影》板燬之；次年遂棄不肖等謝世矣。嗚呼痛哉！甲寅之秋，當塗令寇公入會城，訪予兄弟於賴古堂，言幼